

# 「特殊藝術與社會實踐——從聾劇開展的豐富之旅」汪其楣演講紀要

整理——鄭雅雯 公共服務組

圖——鄭雅雯、汪其楣（劇照）

「把自己歸零，不要依賴既定的理論、語彙或方法，那可能就是你的障礙；跟他們一起工作，就像你跟任何人工作一樣，把自己歸零，就可以無限。」長期投入聾人戲劇工作的汪其楣教授，在「臺灣聽障教育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」系列活動中分享「特殊藝術與社會實踐」經歷與觀點。

## 欣逢台灣聾教百年盛事

國立臺灣文學館十分榮幸參與國立臺南大學於2015年3月20日舉辦的「臺灣聽障教育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」系列活動，因此也有機會接待來自荷蘭、日本、中國等的聾朋友、教育、研究學者來到臺文館參觀，進行歡迎晚會活動及專題講座。期盼藉此相逢的機緣，館方能夠為文化平權的推動盡力，也希望在實踐中獲取一些提升對特殊觀眾服務的觀念與建議，特別是希望學習對聽障者服務的面向。

當晚講座係由臺南大學邢敏華教授特別策劃，邀請長期投入聾劇工作的汪其楣教授，分享她的「特殊藝術與社會實踐」精彩經歷。汪教授為資深戲劇家，本身創作風格醇厚、生動感人的舞台作品，長期致力於各類傳統戲曲及當代劇場活動的推廣，並積極倡導台灣特殊藝術工作的參與。1977年她就創辦了「台北聾劇團」和手語之家，2006年又創辦「拈花微笑聾劇團」，皆以手語與口語同步表演富有特色之聾劇，激起社會各界對手語及聾人文化的認知。她開宗明義：「走進聾人戲劇，是我專業生涯中最大的收穫和最大的學習，由於聾劇的因緣、契機和觸發，更帶我走進豐富而充滿挑戰的特殊藝術世界。」

特地在會場守候的翁誌聰館長，開場致詞後，也和全場觀眾一樣，坐在台下沉浸在汪老師熱力四射的講演中。

（文／鄭雅雯）

## 認識聾人的淵源與歷程

留學美國時參加西北戲劇年會，看到美國聾劇團NTD的演講示範，但更早的體會是讀女作家謝霜天的文章，她也是啟聰學校的老師，本身有一位聾姐，我透過她的文學作品，認識一個聾女孩的生活情態。於是我寫信給在盲啞學校（現在的台北啟聰）任教的謝霜天，約定暑假回國時到她的班級造訪。那時候啟聰的學生是民族舞蹈比賽的常勝軍，她的學生也對表演不陌生，一打起手語，更是動作活潑、表情豐富，也很「愛現」。我尤其喜歡他們真誠專注的眼睛，和領會意念後自然釋放的表情。禁不住在心裡想「什麼時候我能和這種天生表演家一起工作呢？」當時我雖然還不知道答案，但我相信我們的聾小孩不會比別人差，我希望我們的社會也擁有一個優美的聾劇團。

1976年我回台灣教書，1977年的夏天，就遇到「大專聾友會」的朋友，他們是當時台灣實施聾教育的幾十年來，培育出的二、三十位能夠念到大專的聾人。他們很珍惜自己受教育的經驗，也覺得傳承很重要；包括抵抗了社會的漠視以及師



汪其楣教授專題演講現場，左邊為手語翻譯員黃碧瑜老師。（圖／鄭雅雯）

長的誤解，所以集結一起，希望找尋路途，帶領更年輕世代的聾學生，讓他們未來可以經驗較好的教育與人生。於是，他們把要做的事都寫在黑板上，琳琅滿目、豪氣干雲，幾乎等於現在教育部、勞動部、衛福部、文化部等全部加起來的工作；然後要每個人認領可以做的項目。但，我默默想——聾教育、就業、手語使用等議題，我都不在行；被問到了，我只好說：「我只會排戲！」沒想到，顧玉山說「好啊！我們也很喜歡戲劇。」當時的社會並不是那麼開放，也不是那麼多人有勇氣走進劇團工作，而居然有一群聾人興高采烈告訴我：「我們來組劇團，請你來導演，等我們準備好了就通知你。」

不久之後團長顧玉山的公寓，就成為我們排練的場所。每週五晚上排練之前的週三，先請聾劇團成員輪流來我家教我手語。當時，還沒有手語班、手語課本，我就拿了一個生字簿，列出當週排練時可能用到的詞：練習、戲劇、主題、感情、走位……，再請聾人老師解釋、描述打給我看，我就在生字簿上畫圖、註記。一開始我和聾人之間也用很多紙筆溝通，漸漸我就從他們的手語、眼睛、動作、表情，瞭解在一起用手語表達的方式。

當時還有兩位重要的助手，文化大學音樂系的學生陳慧中和林舉嫻，她們是聽人演員，也是音樂教練，負責教聾演員節奏和樂理；上樂理課聾人不

會打瞌睡，反而很好奇，很想知道音樂的表現是怎麼一回事。很多人常常形容聾人在寂靜中生存，生活在無聲、安靜的世界中；可是其實有些聲音他們聽得到，有的用助聽器甚至電子耳，可以聽到多一點；只有講話的聲音對他們是有點困難，沒有那麼方便，有些音調也不一定分辨得出來。相對，聾人對音樂高度感興趣！他們對聲音很好奇、很喜歡！有些聾人常聽音樂，年輕的孩子戴著大耳機聽流行歌，雖然我不確定我們聽到的是不是一樣，正如我也不確定在一場音樂會裡，每個人聽到的是不是一樣。我也曾看到聾人在鋼琴前，對著那巨大的發聲體，很想接近，他也去試著彈奏，很有興致觀看琴弦在動。

## 聾人劇團的天賦優勢與發展

事實上，聾人參加劇團，呈現出他們的天賦優勢。第一，聾人習慣手語溝通，所以手的位置自然地在腰部以上，精力也在上半身，身體姿勢也比較挺直。第二，他們臉部表情的生動自然，因為手語的標點符號、抑揚頓挫都在表情。第三，眼神專注，眼睛會說話，對日常生活和動作情緒等都觀察力強。因此，排練不久後，他們的表演能力就讓我覺得他們好像已有三、四年的訓練，聾演員就是這樣精彩。另外，對導演而言，手語的視覺性，可以在舞台上同時呈現；一句台詞，甚至一段台詞，在舞台上可以由不同的演員以手語「同時」呈現在空間中，這種同時性，使用聲音語言（口語）就很難做到。有了手語，身體也連帶進入活動，能夠從演員身上，做到那麼多的身體與手語的結合，舞台上的戲劇效果非常動人。尤其我們聾劇團的演出，是歡迎各種觀眾的劇場，不是只為聾人而演，是theatre “of” the Deaf，而非 theatre “for” the Deaf。當聾人跟聽人演員同台演出時，一般觀眾可以看到動作、手語，也聽到口語台詞同步發聲，讓台下觀眾感官忙碌，視覺、聽覺等一起參與，一起受到吸引，觀眾的感官活動越多，就會



《悠悠鹿鳴》劇照。（攝影／李東陽）

越對戲劇投入。

另外，談到手語歌，這本來是音樂訓練中發現的活動。一開始是為了讓聽人學手語容易一點，如同國中生學英文，藉由學英文歌熟記生字和文句。聾人因為學了五線譜和音符、節拍，他們也覺得發展手語歌很有趣；手語歌就不知不覺練了好多。而當時的節目中，團長顧玉山擅長活潑、輕快的歌，只要司儀報出他要表演崔苔菁的歌曲，或是望春風之類，表情豐富的民謠，觀眾就開始瘋狂叫好。另一個國寶，聾劇團的當家花旦徐曉文，從小就閱讀很多詩詞，她表演意境優美的〈問鶯燕〉這類藝術歌曲就特別迷人。聾劇演出後很多媒體報導，就請她到「五燈獎」的歌唱比賽去表演手語歌，後來還變成一個競賽項目，一般「聽人」反而喜歡參加這個擂台。手語歌後來的發展，就越來越花拳繡腿，連聾人都不一定看得懂。

那麼，聾劇團到底還該表演手語歌嗎？手語歌的確對教聽人手語有些助益，而聽人觀眾喜愛手語

歌的立體化，一面聽著歌唱，一面欣賞手語將歌詞更優美更活潑的表現出來。對聾人而言，雖然並沒享受到音樂或演唱的部分，但他們通常包容和鼓勵這種口語手語並用、聽人和聾人文化交會的事情。目前，拈花微笑聾劇團只有在中場休息或結束時帶一下手語歌，當作伴手禮，因為觀眾看了整場聾劇，深受感染，希望能學幾句手語或唱首手語歌帶回家去。當年聾劇團的演出受到了社會的注視，我們也趁勢推出很多手語班的教學和推廣。

當初大專聾友會成立時的理想，也逐步在實現，至少不斷地在努力推動。聾人社群其實依照各自不同的志趣，而有不同的社團，像發展最大的「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」理事長和秘書長陳志和、趙玉平，都曾是手語研究會的重要領袖人物。「聽障體協」投入國際性體育交流工作，相當有成就。2000年在台灣主辦了亞太聾人運動會，接著2009年舉辦聾奧運，最支持我們的紀政就非常開心，因為聾人為台灣爭取到了主辦最高位階的國

際體育賽事。

說到美國聾劇團，National theatre of the Deaf，簡稱NTD，他們比台北聾劇團早十年成立（1967），也是使命感很強，就是要到世界各處去表演，讓大家看到聾人和手語的表現力。當年我看到的示範就是到各級學校去做工作坊的小聾劇團。台北聾劇團剛成立不久，NTD的創始團員B. B.（Bernard Bragg）就到台灣來訪，和我們在一起活動了好幾天。

B. B.分享了「人體攝影機」的演出節目，也就是強化聾人原有的視覺敘事方式，如同攝影機的運用，一下子長鏡頭、一下子短鏡頭，或是特寫、遠景，連表情和姿態也有分鏡的表達。我們的聾演員立刻創發，他們表演的「棒球比賽」、「希特勒閱兵」都常為人所稱道，前輩作家朱西甯先生，還寫在他的《日日常新花長生》一書中。我希望聾人不要失去這種由本身語言文化發展出來的敘事本色。

2009年，新一代的NTD成員又前來參與台北聾奧運的活動，於是他們爭取到美國國務院出資，透過美國在台協會跟台北聾奧運主辦單位轉達他們要來的訊息。因此，拈花微笑聾劇團出面主辦，兩方合作了一個《聾劇手牽手》在台北中山堂演出；美國聾劇團演兒童劇，拈花微笑聾劇團演《雕龍記》和《無聲的榮耀》，而且NTD還為台北的劇場人做了一個workshop。他們近年來的宗旨就專注在「從根做起」，從孩子教育、社會教育做起；而就差不多同時，2008~2009年我們又開始去大學推廣，演出20餘場，讓更多學生和社會人士認識聾人的才華。或許最可惜的是，2009年台北的聾奧運，政府和媒體心中根本沒有聾人，只滿足於把歌星跟市長的相片放上版面。

## 開展聾人的主體文化敘事

### 《飛舞的手指》

成立聾劇團的第一年，我們演出《飛舞的手指》，以呈現聾人生活為主。最早台灣只有北、中、南三所啟聰學校，因此，聾人共同記憶中最深

刻的事，就是坐火車去學校寄宿。這個「上學去」的單元活潑又精彩，但劇中也呈現聾人權益問題，首要的就是「受教權」。看到教室裡的同學們作亂一團，而老師則摸著頭。因為當時老師幾乎是不會手語的，只會寫板書，也不知道要怎麼教他們？同時，學生也很苦惱，有些則跟著老師混日子就好，但也有些學生感到憤怒，認為到學校就應該要好好教學。另外，也涉及聾人的「語言權」，應該使用他熟悉的語言來教育他；以及「文化權」，聾人有自己特殊的文化特性，應該受到尊重。還有「資訊權」，以前我們必須幫聾人打電話約朋友或問事情，慎重詳細寫下資料，免得不精確而誤事。當時劇中另一單元「希望你發明」，演出對未來能發明「視訊電話」的希望，結果多年後的今天果然有了，各種方便的視訊傳輸方式，手語「電話」一詞的打法也跟著電話的撥打式樣而改變了。本世紀科技的進步使聾人、盲人都受惠。

### 《無聲的榮耀》

2009年，我們演出《無聲的榮耀》，是台北申奧過程及聽障選手的故事。劇中演出2003年台灣與雅典（當時已取得2004年奧運及殘奧主辦權）競爭2009年Deaflympics申辦過程；由於聽障體協的長期耕耘，所以台灣以52票勝雅典32票，贏得主辦權。劇中也再現2005年台灣在墨爾本的聾奧運時，乒乓球選手溫智璇連得三面金牌；而日本隊看到我們選手輕輕鬆鬆好像會說話的模樣，就投訴於主審，要求台灣選手重新檢測聽力。

聽力檢測的前一晚，大家都很緊張、睡不著，紛紛出一堆餽主意……。

溫智璇也東想西想：「如果檢測結果我聽得到，難道我是騙子？金牌都會被收回去？」窗外下著大雨，他就一直看著雨，竟覺得好像他聽得見雨聲……。

「我好像聽得見，我可以打電話給媽媽！」他立刻拿出手機，撥完號碼，他就笑了，他其實

真的聽不見……。

一個真實的場景，表現聾選手的遭遇和心情，是劇中很安靜的一刻。

### 《悠悠鹿鳴》

2011年法鼓佛教學院主辦國際佛學會議，有來自30幾個國家，500多位學者參與，拈花微笑聾劇團接到邀約，提早在2009年他們的校慶就到法鼓山去演出了。我很樂意先去演演看，希望法師、教授都來認識我們，全心支持我們去佛學會議的「文化之旅」中演出《悠悠鹿鳴》。與會學者來自世界各國，以英語發表論文，我希望穿越更多語言的鴻溝，口語少一點，動作放大一點，透過肢體的共通性，用容易理解或大家已熟悉的題材，加上音樂和舞蹈，做到完美的溝通。在參考眾多佛典故事之後，決定以《鹿王》故事來改編，融入台灣文化元素、當代人文關懷及環境意識演出《悠悠鹿鳴》，深得觀眾共鳴。這次是大工程，先在北中南主要城市以「台灣手語+國語」巡迴，再為世界佛學會議演出「台灣手語+英語」的版本。

### 《我帶你遊山玩水》

聾劇團主演之外，也喜歡去別人的演出中串場一小段。比如：2012年，我們也參加台北詩歌節「詩無障礙」開幕之夜，演出席慕容寫給齊邦媛老師的作品。連我自己也上場，和聾人一起表現我最喜歡的詩之一。

2013年文化部推出「閱讀無障礙」的首部曲，我編導聾人與盲人一起演出的創新形式；把康芸薇散文集《我帶你遊山玩水》，改編上舞台，裡面有8位聾、4位盲、1位坐輪椅及5位劇場演員。排演時大家彼此也不感覺誰是什麼障別；幾位視障者能依稀看到光影，他們跟丁老師學手語，學得很快，丁立芬說盲人太棒了，舉一反三。其實語言是從觀察、交流，從心意開始的。加上表情、手勢，還有熱切溝通意願。一到排練場，他們就混在一起，他們互相體貼、包容、互相幫助，一起完成演出工

作。劇情和觀眾的生活經驗也接近，而觀眾也不特別在找「什麼障別」的演員在台上，所以台上台下都「無障礙」了，就一起融入劇情，感受人與人之間細膩而美好的情份。

### 其他多元豐富的特殊藝術表現

在此提一些其他類型的藝術表現。我30幾年前遇到坐輪椅的印刻家，他問我：「你做了聾劇團，能不能做輪椅劇團？」我就跟他說：「也許我能，也許不能，但一定有人能。」碰到盲人，問我：「我們也能在舞台上走來走去嗎？」「當然可以！你們平常就已經在馬路上走來走去了，舞台很安全。」很多年後，坐輪椅上表演有團體、有個人，真的人才不少。

臺南大學戲劇系王婉容教授幫盲人劇團寫很多劇本，影視編劇楊璧瑩也為盲人劇團寫不少劇本，她們合作出版這本《我駕著翅膀穿透黑夜》，值得大家收藏。

文化大學舞蹈系顏翠珍教授，指導盲人和肢障者一起跳舞，多年前我看過，他們很年輕，跳很活潑的舞，近年來越來越深沈、詩意。我講一個我觀舞的經驗。4個女子表演採茶舞，跳得很美，隊形變化也不少，一直有1人向右邊，另3人一直向左邊。直到謝幕我才發現原來她們都只有一隻手，但是那些女孩甜美的笑容和舞姿超越了一切。另一個舞蹈演出，有人站在布幕旁邊standby，我有點「專業的焦慮」，覺得他太靠近了，那位置會被觀眾看到；待他突然在燈光變化中跳到台上，才發現他只有一條腿，所以必須單腳站在那邊，等到他出場時才可以跳到定點，這支舞碼就叫「鳥與水」，也是舞團的名字，台上也不只是一個人單腿單腳。他們的動作以及舞蹈的熱情，都讓人感到精彩極了。

舉了這麼多例子，總而言之，我們不應該把人依照病理學的分類法，來貼上標籤。我們應該讓人自己決定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，意思是：他要學什麼，做什麼，表現什麼，努力什麼，完成什麼。

像林絲緞老師，她是舞蹈家、攝影美術家，



《我帶你遊山玩水》劇照。（攝影／李東陽）

在成為藝術家之前，她還當過台灣最早的人體模特兒，在當時保守社會生存不太容易。最後她推動的是藝術整合的教育，要學就一起學音樂、舞蹈、攝影、畫畫，而不是分門別類，這是她的方法，而她的教室也意外的成為自閉症、躁鬱症、亞斯伯格症的孩童的天堂，很多醫師來跟她上課。孩子應該在遊戲中得到藝術的陶冶，得到快樂才能學習。用簡單的道具，在教室讓人放鬆、可以表現。她也會一再說，作出什麼來不是重點，重點是你對待這件事的態度！

### 歸零無限，此刻你就可以參與實踐

我重新編寫的《歸零與無限——台灣特殊藝術金講義》，就是希望藝術教師能把自己歸零，不要依賴既定的理論、語彙或方法，那可能就是你的障礙；你只要跟他們一起工作，就像你跟別人工作一樣，把自己歸零，就可以無限。你就可以發現，原來人可以做的竟然這麼多，只要自己努力。

我們更不要在人身上貼標籤，有人喜歡說，

「『上帝』也會另開一扇窗」，那請問，「關了一扇窗」的是誰？會不會是「你」啊！？我們常把自己關在窗子裡，更常常把別人關在窗子外！最重要的，若連藝術家都不能打開心窗，很多人就更難打開。

對於一個藝術創作的地方，如果不能拋棄成規，不能發明新的方法，那藝術的創作或教育一定是失敗的。我曾經帶過藝術大學的學生，去直接參與「藝術無障礙」的工作。其實也常常遇到困難，有些活動很冷清，經費少，人力不足，很不受重視。我反而鼓勵他們，不要以為「轟轟烈烈」才是你的成績；人越少，越表示我們應該去和他們站在一起。在實踐中，你才會知道一切要按照「計畫」是多麼不容易！有時候學生們竟然對我說，希望老師繼續努力。希望政府繼續努力，希望NGO可以繼續努力；其實，不必「繼續」，自己的「每一天」也可以努力。孩子們常以為要等他長大，實際上他已經長大，就不知道在等什麼？坐而言不如起而行，邀請大家一起為理想付出實踐！☒